

周作人

大师美文
品读书系

夜间睡在舱中，听水
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
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
很有意思……



乌篷船

周作人 著
丁文 导读



三
天
天
水
版
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周作人 著
丁文 导读

乌篷船

三
天
天
水
版
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篷船 / 周作人著 ; 丁文导读.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天天读经典 · 大师美文品读书系)

ISBN 978-7-5016-0514-9

I. ①乌… II. ①周… ②丁…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3437号

责任编辑: 王晓亚 王 苗

美术编辑: 罗曦婷

责任印制: 李书森 康远超

地址: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E-mail: tiantianchs@163.com

印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3

插页: 8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5 千字

印数: 1-10,300 册

ISBN 978-7-5016-0514-9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经典阅读永远不能被取代

温儒敏

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出版的“大师美文品读书系”选收了鲁迅、周作人、朱自清、老舍、冰心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经典散文名篇，可以作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的选本。类似的作品选很多，这一本是专为中小学生选的，在篇目选取上充分考虑了中小学生的接受程度，每一篇还附有导读，帮助小读者进入阅读状态，找到欣赏作品的方法与途径。同学们可以把这本书作为课外读本，也可以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作为课堂阅读的延伸部分。希望这套书能引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帮助他们养成读书的习惯，促进他们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我乐意向年轻的读者推荐这套书。

和以往相比，现今中小学生的阅读趋向已大不相同，很多同学感兴趣的可能是当下的流行读物，如某些靠商业运作包装起来

的明星作家的著作。我能理解，这些作品贴近你们的生活，往往能畅快地说出你们想说的话，幽默、调侃，有可读性。读这样的作品会感到很“酷”，很放松，难怪年轻的读者都喜欢。就像在夏天吃冰淇淋，多痛快呀！流行读物大都像是冰淇淋，给人娱乐和刺激，适当读一些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益的。如果完全不让孩子们读，会把读书搞得很功利，也会扼杀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另外，流行文化的适当消费，也有利于青年人了解社会，融入社会。要求年轻人不去接触这些流行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应当给孩子们一点自主选择的阅读空间，容许他们读一些包括流行读物在内的“闲书”。

但这应当是适度的“消费”，毕竟冰淇淋代替不了主食，不能拿冰淇淋当饭吃，流行时尚的阅读也不能代替高雅的经典的阅读。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年轻人既要接触时尚，又要尽量把持自己，而不是被动地卷进流行文化，才能逐步培养纯正的阅读口味和习惯。读书还是要读经典和格调高雅的作品为主。

同学们会说，现在干扰实在太多，静下心来读书不容易。其实读书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可以不断滋养人生提升精神的方式。只不过国人太过忙乱，太过浮躁，缺少读书的氛围。记得早些年我旅居欧洲时，时常坐地铁或者火车，很多人一上车就非常安静地掏出书本来读，很少有人大声谈话或者打手机，和

咱们这里的情况很不一样。这是习惯问题，也可以说是文化素质问题。读书是需要氛围的，学校里老师让大家读书，可是很多同学回到家里，氛围就不太好，家人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孩子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还真的需要有些“定力”。我们是在一个看电视打麻将打手机成风成瘾的国度里提倡阅读风尚的，谈何容易？但作为个人，只要有毅力，就能尽量想办法营造一个可以读书的氛围。关键是要珍惜时间，把读书当做一种持之以恒的生活内容，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我常为某些年轻人的虚掷光阴感到可惜。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个群租的院落，夏天晚上，总见到许多青年人坐在院子里，各自埋头玩手机游戏，一玩就是几个小时。休息时玩点游戏可以放松身心，无可非议。但乐此不疲，太沉迷了，则对身心不利，而且也太可惜了时间。何不利用这大好光阴给自己充电，学好本事？还有，很多中学生抱怨课业重，时间少，可是一上网就不下来。读书要是这份痴迷劲，那就不得了了。看来不能全抱怨环境，自己能珍惜时间，有意识培养读书的心境，就很好，也很重要。

还有的同学已经不习惯看书，他们可能认为，现在是影视时代、网络时代、图像时代，看电视上网读图也是学习，这是时代的变化。的确，影视、网络和图像扩大了人们接受各种信息的渠道，但不要忘了，这些都不能取代文字书的阅读，尤其是文学的阅读。比起其他接受方式，读书可能更有选择性，也更个人化，更需要

主动性和创造性思维的介入。就拿电视来说，虽然可以选择频道和节目，但欣赏过程一般都是比较被动的，你不可能像阅读一本书那样可以或慢或快，甚至可以停下来或翻回去边读边做思考。读书所能获得的文字的感觉，也是一般影视所没有的。同样，上网和读图，也较难获得书本阅读的那种独有的效果（网上读书也是一种文字阅读，另当别论）。所以影视、网络再发达，也仍然需要阅读。

就学生而言，养成阅读的兴趣与习惯，是发掘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的最重要的途径，这可能就是终生受益的好的品位，一种可以不断完善自我人格的生活方式。读书的兴趣需要长期培养，需要磨性子，是一个漫长的涵养过程。现在的情况是，小学生读书的兴趣很浓，刚上初中也还可以，可是上到初三，特别是高中，就很少读书，全在应付中考和高考了。许多“九〇后”、“〇〇后”读书的兴趣用得上“每况愈下”这个词。这也不全怪青少年，语文教学也有责任。本来语文这门课应该是能培养阅读兴趣的，人文的、感性的、审美的内容，都会在个性化的阅读中唤起灵性和兴味；但现在语文课教得太琐碎、太技术化、太功利，就是瞄准中考与高考，成了技能性的培训，甚至连课外阅读也全都纳入考试的目标，哪里还谈得上读书兴趣？面对这种状况，同学们也有些无奈。怎么办？光唱“高调”恐怕不行，我建议兼顾一点，除

了“为高考而读书”，适当保留一点自由阅读的空间，让自己的爱好与潜在在相对宽松的个性化阅读中发展。反过来，书读得多了，思维活跃，语感增强，语文素质高了，也是有利于考试拿到好成绩的。所以我很赞成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的那句话：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我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大师美文品读书系”这套鉴赏性质的书的出版，是符合新课标的精神与要求的。

这套书所选的大都是现代文学经典名篇，我还想说说经典问题。我知道很多同学不太喜欢读经典，这并不奇怪，甚至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经典和你们有历史距离，语言和形式可能隔膜，当然也有年龄因素，你们的生活经验与理解力限制了对经典的理解。加上你们比较好奇，有叛逆性，学校与老师越要求你们读“分内”的经典，你们就可能越不喜欢，反而青睐那些“恶搞”的“无厘头式”的作品。特别在网上，自由发表不受拘束，调侃、嘲弄和颠覆的言论方式可以大行其道；视频技术的出现，更使得“糟改”和“恶搞”经典作品成为时髦的风尚，这些也都可能影响到青少年的思维与表达。

如何拉近学生和经典的距离，让同学们能以更加生动亲切的方式（包括网络和影视等等）来接近经典，是教育者包括负责的媒体与文化商家应当考虑的课题。

我在大学教书，发现许多同学在中学阶段除了应对考试，读书其实很少，对经典作品接触相当有限；即使有所接触，也不见得是经典原作，可能也就是上网读一些好玩的轻松的东西，包括前面说的那些“恶搞”的文字。这很容易受到那种价值消解、相对主义甚至游戏人生的思想影响，而且把阅读品位给败坏了，真有“终生受损”的危险。当今许多人都在抱怨风气不好，物质上虽然比较富足了，可是整个生活品质未见得提高，虚无、玩世、粗鄙的空气弥漫周遭。那些肆意颠覆和解构经典的垃圾出版物和传媒作品，在造成社会生活粗鄙化方面难辞其咎。

我们需要经典，是因为经典作品积淀了人类的智慧，可以不断启示人们对文化价值的理解，这也是经典所以能够生生不息传世的原因。正因为经典被能不断注入不同时代人们的阐释，所以能成为寄植民族精神的某种象征，显示某种文化价值的存在。没有自己经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经过经典熏陶的人生是可惜的，因为有了经典，人们才更感觉到文化的存在与分量，更富于智慧。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存在物对于民族精神建构有极端重要性。当然，经典都是在某一特定时代产生的，会带有她特定的时代烙印，甚至可能有局限性，有不适应现在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分。我们接受经典，要有感情，还要有理性，对经典的某些不适合当今社会的部分，应当采取批判的眼光，但

那也是同情的理解，我们主要是吸纳经典中那些体现人类智慧的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出版的“大师美文品读书系”这套书选收的是现代经典名篇，那么让我们珍惜、尊重，并从中获取智慧吧。

2011年8月8日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山东大学一级特聘教授。



周作人小传

周作人（1885—1967），号知堂，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一生经历过现代文化史上很多大事，有人认为在他身上浓缩着新文化史的一半篇幅（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1901年，16岁的周作人来到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开始接触新思潮，对西洋文学产生兴趣。1906年，周作人前往日本留学，在此期间博览群书，跟随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和鲁迅一同翻译《域外小说集》，奠定一生学问志趣的方向。周作人的求学步伐正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求索西方文明的身影。

1911年，周作人回到绍兴，在家乡教育界任职，编辑《绍兴教育会月刊》，关注儿童教育理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此时他的文学主张与随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提出的观点颇多相似。

1917年，应蔡元培邀请，周作人到北大任职，从此定居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利器。苏雪林曾称赞周作人是思想家，认为他给予五四青年思想上的影响力，和胡适、陈独秀不相上下（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弟子废名则用“唯物论者”与“躬行君子”来形容他眼中的知堂先生，认为他的很多文章仿佛是“拿了一本《自然教科书》做参考”（废名《知堂先生》），往往能依据近代科学精神，直击寻常生活表层下的荒诞之处。要理解废名的这个说法并不困难，本书所收录的《祖先崇拜》、《人与虫》、《蝉的寓言》等篇便明显体现了周作人的这一特点。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也指出了周作人与鲁迅的相似之处：作品的出发点“是一个中年人对于人生的观照，表现感慨”，其作品的“特点在写对一问题的看法，近人情而合道理”（沈从文《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

思想启蒙之外，对于现代散文艺术的经营，也是周作人作品耐读的一个原因。胡适早在1922年便认定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是五四散文中“最可注意的发展”（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而周作人对于“美文”的倡导和实践，则使他的散文有着对自然光色与人生动静的描绘，“如一派澄清的涧水，静静的从心中流出”，堪称现代散文首屈一指的代表作家（沈从文《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有关这方面的成就，在本书所收

的《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等名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四一二”事变之后，深受震动的周作人写了一系列浮躁凌厉的杂文批判现实，并以“闭户读书”的姿态找寻时事与历史的关联。1930年与“左翼文学”的论争，则使他聚拢起一批友朋弟子，与“左翼文学”、“海派文学”隐约对峙而成“京派文学”，三派互相批评的竞生状态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呈现出茂盛景象。这一时期周作人开始考虑散文体式的转变，收于本书的《金鱼》、《虱子》等篇即属于周作人这一时期著名的“草木虫鱼”系列散文。此后大量读书杂记与“文抄公”文体的写作，是其重新选择言说方式的结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作人在天下人惊异的眼光中附逆投敌，此后对此事亦无太多辩解，其间的心路历程与深层动因，至今仍是现代文化史上的难解之谜。进入20世纪50年代，周作人继续笔耕不辍，创作量几乎占他一生文字的一半，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翻译作品等。风烛残年的周作人虽承担着繁重的译稿任务，但到了人生晚境能有机会完成多年来的翻译心愿，让他深感欣慰。

周作人的散文常给人一种知识渊博、见解通达的印象，原因在于作者同时涉足人文学科诸多领域，如他自己的谦虚说法：“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

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蒐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时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

虽然周作人只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跑龙套之举，但纵观现代学术史中民俗学、儿童文学、翻译等不同领域，他当年的“打杂”不仅有筌路蓝缕之功，且成就鲜有后者超越。如同他在《章太炎的法律》一文中所说，很少有弟子能在总体上达到章太炎的成就，而周作人的成就也是综合性的，或许这一点正是这代知识分子经得起细读的风神所在吧。

目录

祖先崇拜 / 1

自己的园地 / 5

《雨天的书》自序一 / 9

北京的茶食 / 12

故乡的野菜 / 15

济南道中 / 19

苍蝇 / 23

苦雨 / 28

喝茶 / 33

日记与尺牘 / 38

鸟声 / 44

若子的病 / 48

十字街头的塔 / 53

乌篷船 / 58

麻醉礼赞 / 62

金鱼 / 67

虱子 / 73

体罚 / 82

志摩纪念 / 88

《论语》小记 / 94

北平的春天 / 102

结缘豆 / 107

谈教小学生 / 114

《书房一角》原序 / 117

梦想之一 / 122

雨的感想 / 130

《十堂笔谈》小引 / 136

风的话 / 140

石板路 / 146

写文章之难 / 153

章太炎的法律 / 156

打狗之道 / 159

人与虫 /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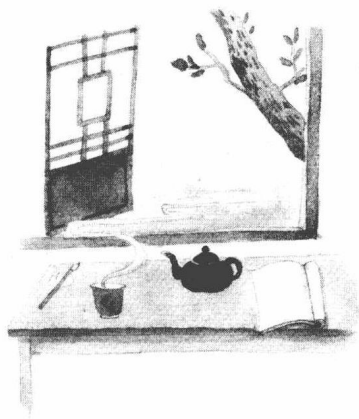
鲁迅的笑 / 165

向日葵的神话 / 168

蝉的寓言 / 173

访问（译文） / 179

儿童的世界（译文） / 186



祖先崇拜

导读：

本文发表于1919年2月23日的《每周评论》，后收入《谈虎集》。这一篇五四初期的思想小品，不妨与鲁迅先生的一篇议论性散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读，两文观点很相似，谈论的都是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建立新型父子关系。

针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父母养育儿女多出于施恩放债的旧观念，周作人指出，子女对于父母不存在所谓还债的关系；反倒是父母生育了子女，便要对他们尽到养育的责任，这才是一种真的“还债”。所谓“债”，即父母作为生物学链条上某一环节的应尽义务。合理的父子关系，应当是出于天性之爱的终身相互亲善的情谊。这一思想，对于当时提倡孝道、单方面地讲求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却极少反思怎样才算做合格的父母，是一种很大的冲击。

在文章中，周作人还表现出一种对民间信仰的关注，并以此为理论视角来解剖祖先崇拜的深层原因。周作人后来成为了现代民俗学的重要提倡者之一，而支撑他的正是他对民俗学的兴趣，以及对思想启蒙命题的寻根探源的冲动。此文中有一段名言：“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也成了周作人后来在文章中数次引用的名句，可见作者对早年观点的坚定不移。